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HERIOTSI
NANQUANJI

[英]阿·柯南道尔 著

徐庆宜 译

回忆录 归来记

出版社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污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2002 新译本/(英)阿·柯南道尔著; 徐庆宜译.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2. 10

ISBN 7-80655-408-4

I. 福… II. ①柯… ②徐…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2925 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510121)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地址:衡阳市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421008)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143 万 印张: 51

印数: 1 - 6000 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甘 谦

责任校对: 蚁燕娟

装帧设计: 谢成华

内文插图: 弓 兵

发行专线: 020-83781097

020-83793214

ISBN 7-80655-408-4/I·59

总定价: 76.00 元(全四册)

图书污损

目 录

回 忆 录

银色白额马	3
黄脸人	29
证券经纪人的办事员	48
“格里亚斯科特”号覆没记	66
马斯格雷夫礼典	85
瑞开特之谜	103
驼背人	123
住院的病人	140
希腊译员	160
海军协定	178
最后一案	212

归 来 记

空屋	233
----------	-----

诺伍德的建筑师	249
跳舞的人	268
孤身骑车人	291
修道院公学	309
黑加里	338
查尔斯·米尔沃顿	355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	369
三个大学生	389
金边夹鼻眼镜	405
失踪的中卫	425
格兰其庄园	444
第二块血迹	464

回忆录





银色白额马

一天早晨，我和福尔摩斯正在用早餐的时候，他对我说：

“华生，恐怕我得出去一趟。”

“出去一趟？到哪里去呢？”

“到达特穆尔的金斯兰。”

我听了并不觉得奇怪。说实话，我觉得奇怪的是，目前在英国各地，到处都在谈论着那件离奇古怪的案件，但福尔摩斯的无动于衷倒是令我感到惊奇。他整天紧皱眉头，低头沉思，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一斗又一斗地吸着烈性烟叶，简直吸个没完没了，而对我提出的问题和议论，却完全置之不理。连报刊经销人送来的当天的报纸，都是稍一过目就扔到一边。

然而，虽然他沉默不语，但我明白他正在思考着什么。当前，人们都只有同一问题，迫切需要福尔摩斯的分析推理去破案的，那就是韦塞克斯杯锦标赛中的名驹离奇地失踪和驯马师的惨死。因此，他的突然决定并不出我的所料，而且也正中我下怀，我也正在等待着参与调查这宗戏剧性的奇案。

“如果对你没有妨碍的话，我很想和你一起去。”

“太好了！华生，要是你能和我一起去，我非常高兴。我想此行绝不会令你失望，因此案颇具特色，看来它可能是一件奇案。我想，我们先到伯丁顿去赶火车，在路上我们再详谈有关案情。你最好把你那个双筒望远镜也带上。”

一个钟头后，我们已坐在驶往埃克塞特的头等车厢里，福尔摩斯戴着一顶带护耳的旅行帽，把那张轮廓分明的面孔都遮住了，他在匆匆地浏览着在伯丁顿车站买到的一堆当天报纸。

我们坐的火车过了雷丁站很远了，他把最后看完的那张报纸塞到



座位下，然后拿出香烟来让我抽。

“火车开得真快，现在车速是每小时五十三英里半。”福尔摩斯看了看表，望着窗外说。

“我没有注意细数四分之一英里的路杆。”我说。

“我也没注意。但这条铁路线附近电线杆的间距是六十码，因此计算起来很简单。我想，你对约翰·斯特雷克被害以及银色白额马的离奇失踪，大概都知道了吧！”

“就是电讯和报纸上所报道的。”

“关于这件案子，必须应用思维推理的方法，以便查清案情细节，毋须寻找新的证据。这件惨案极不寻常，令人费解，而且与那么多人有切身利益关系，令我们颇费踌躇，费尽心力猜想和假设。问题在于，必须把那些确凿的和无可争辩的事实，与那些理论家和记者虚构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的责任是立足于可靠的事实根据，得出结论，找出解决案子的关键问题。星期二晚上，我接到了马主罗斯上校和警长格雷戈里两个人的电报，格雷戈里请我与他合作侦破这件案子。”

“星期二晚上？现在已经是星期四的早晨了。你为什么昨天不动身呢？”我惊呼道。

“亲爱的华生，这是我的错，恐怕我还会犯很多错误。事实上我并不像你的回忆录所描述的那样，把我写得那样神。因为我不相信这匹英国名驹会藏得这么久，尤其是在达特穆尔北部这种人烟稀少的地方。直到昨天我还时刻指望着能听到马的消息，并期望那个拐马的人就是杀害约翰·斯特雷克的凶手。哪知直到今天，警察除了捉住年轻人菲茨罗伊·辛普森以外，就没有任何进展了。我知道我不能再等待了。不过，我觉得昨天的时间也没有白白浪费。”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推论出了某种结论。”

“对这个案子多少有了一些眉目。现在我可以一一说出来。但我觉得要想弄清一件案子的前前后后，最好是能把情况对另一个人讲清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否有两匹马参加韦塞克斯杯锦标赛，一匹是银色的白额马，一匹是名叫贝阿德的马？听说在五弗隆^①距离赛马中，贝阿德可以超过银色白额马一百码，你们都把赌注押在贝阿德的身上，这是不是真的？如果你把可靠的消息透露给我，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如此说来，你是一个奸险的赛马探子了！’这小马倌喊道，‘现在我要让你看看，我们在金斯兰是怎样教训这些家伙的。’他跑过马厩另一端，把狗放出来。女仆赶紧向家里奔去，她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她看到那个陌生人还俯身向窗内探望。但过了一分钟，当亨特带着猎狗跑出来时，这个陌生人已经走开了，亨特带着狗绕着马厩转了一圈，也没有发现这个陌生人的踪影。”

“等一等，”我问，“小马倌牵着狗出去时，有没有把门锁上？”

“华生，问得太好了！”福尔摩斯低声说，“我就认为这点很重要，所以我昨天特意往达特穆尔拍了一封电报，了解这件事。小马倌在离开马厩以前把门锁好了。我得补充一点，那扇窗户是小得不能钻进人来的。”

“亨特等两个伙伴回来后，就立刻派人去向驯马师报信。斯特雷克听到报告后，虽不明白这事件的用意，但却非常惊慌。这事令他心神不安，所以斯特雷克太太在深夜一点钟醒来的时候，发现他正在穿衣服。斯特雷克对妻子回答说，因为担心那几匹马，所以无法入睡，打算到马厩去看看情况是否正常。斯特雷克的妻子听到外面在下雨，雨点滴滴嗒嗒地打在窗户上，于是劝他别出去，但他不顾妻子的劝告，披上雨衣就走了。”

“斯特雷克太太早晨七点钟一觉醒来，发觉丈夫还没回来，急忙穿上衣服，叫醒女仆，一起到马厩去了。只见马厩门大开，亨特坐在椅子上，身子蜷成一团，不省人事，马厩内的名驹和驯马师也毫无踪影。”

①弗隆：此为英国长度单位，即等于八分之一英里。——译者注



“她们立刻把另外两个睡在草料棚里的小马倌叫醒，因为他们两个人晚上睡得很沉，因此夜里什么动静也没听到。亨特显然受了强烈麻醉剂的影响，怎么也叫不醒，两个小马倌和两个女人只好让亨特睡在那里，到处寻找失踪的驯马师和名驹。起初他们还以为驯马师把马拉出去进行早驯，可是他们登上房子附近的小山丘向周围荒野望去，没有看到任何踪影，但却发现了另一件东西，他们预感到，不幸的事件发生了。”

“离马厩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斯特雷克的大衣被扔在金雀花丛中。那附近的荒野上，有一个凹陷的地方，他们在这里找到了驯马师的尸体。他的头颅被砸得粉碎，显然是遭到沉重凶器猛烈的袭击。他的大腿上也受了伤，有一道很整齐的长长的伤口，显然是被一种很锐利的凶器割破的。斯特雷克右手还握着一把小刀，血块凝结在刀把上面，很明显，他曾经与袭击他的人搏斗过，他的左手紧抓着一一条黑红相间的领带。女仆立刻认出来，那个到马厩来的陌生人昨夜就打着这

这样的领带。亨特在知觉恢复后，也证明这条领带是那个陌生人的。他确信是这个陌生人站在窗口的时候，往咖喱羊肉里下了迷药，这样马厩就失去了看守人。至于失去的名驹，在凹陷的谷底部泥地上留下了乱奔的足迹，说明搏斗时那匹名驹也在那里。可是那天早晨，它就突然失踪了，尽管重酬悬赏，本区的吉卜赛人都在注意着，但一点消息也没有。





后来，在小马倌吃剩下的晚饭里，经化验发现含有大量麻醉剂，而在同一天晚上，斯特雷克一家人吃了同样的菜却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全案的基本情况就是这些。叙述中我把一切推测抛掉了，也没加任何虚饰。另外警署处理此案所采取的措施我得向你介绍一下。

“受命调查此案的警长格雷戈里，是一个很有才干的警员。只要是他再多一点想像力的话，那他定会受到提拔。他到了出事地点，立刻找到了那个嫌疑犯，并将他逮捕了。

“那人并不难找，他就住在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小别墅里，他的名字好像叫菲茨罗伊·辛普森，是一个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赛马场上常常大肆挥霍钱财，但现在却靠在伦敦体育俱乐部里当马票预售员生活。检查他的赌注记录本发现，他将五千英镑的赌注押在银色白额马败北上。被捕后，辛普森主动说明他到达特穆尔是希望探听有关金斯兰名驹的情况，也想知道第二名驹德斯巴勒的消息。德斯巴勒是由梅普里通马厩的赛拉斯·布朗照看着。对于那天晚上的事情，他并不否认，但他申辩自己没有恶意，只是想获得第一手情报而已。在给他看到那条领带后，他的脸色立刻变得苍白，丝毫无法解释领带是怎样落到死者手中的。他的衣服还未干，说明那天夜晚他曾冒雨外出。他的槟榔木手杖上端装有铅头，完全可以当做武器反复的打击，使驯马师遭到如此可怕的创伤而死。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辛普森身上却没有伤痕，而死者刀上的血迹表明至少有一个袭击他的凶手身上留有刀伤。概括来说，情况就是如此。华生，要是你能给我一些启发，那我就对你感激不尽了。”

福尔摩斯以他那种独特的能力，把情况叙述得非常清楚，使我越听越感兴趣。尽管我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情况，但我还是看不出这些情况相互之间有何关系，或这些关系有何重要意义。

“会不会在搏斗的时候，斯特雷克不小心自己割伤了自己呢？”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有这种可能，十有八九是这样，”福尔摩斯说，“这样的话，



对被告有利的证据就不存在了。”

“另外，警方对此有何看法呢？”我问。

“我也担心我们的推论和他的意见相反，”我的朋友又回到原来的话题说，“据我所知，警方认为，菲茨罗伊·辛普森把看守马房的人迷倒后，用他事先复制好的钥匙打开马厩门，将银色白额马牵了出来。显然，他是有意打算把马盗走的。马辔头没有了，这样辛普森就把领带套在马嘴上，然后，他让门开着，就把马牵到荒野上，途中遇到驯马师，或者被驯马师追上来，双方发生争吵。虽然斯特雷克曾用那把小刀自卫，辛普森却没有受到一点伤害，而辛普森却用他那沉重的手杖，把驯马师的脑袋砸破。然后，把马藏在隐蔽的地方，要么就是在他们搏斗之时，那匹马脱缰逃走了，现在还游荡在荒野里。这就是警方对这件案子的推断。这种解释不大可信，但其他解释更是不可能。我认为，只要亲临现场，情况总会查清的。在这以前，我确实看不出更进一步的情况了。”

傍晚时分，我们来到了塔维斯托克。这是一座小镇，像盾牌上的一块浮雕，坐落在达特穆尔辽阔原野的中心。站台上两位绅士正在等待我们，一位是格雷戈里警长，他身材高大，面貌英俊，长着鬃曲的头发和胡须，淡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他是一位已经誉满英国侦探界的人物。另一个是罗斯上校，他身材矮小，但非常机警，行动也非常敏捷。他穿礼服大衣，脚上是一双有绑腿的高统靴子，络腮胡子修剪整齐，夹着一只单眼镜。

“福尔摩斯先生，欢迎莅临，非常高兴能够见到您，”上校说，“警长已尽一切力量为我们侦查，我愿尽一切所能替斯特雷克报仇，也希望找到我的名驹。”

“有没有新的进展？”福尔摩斯问。

“非常抱歉，收获甚微，外面有一辆敞篷马车，相信你愿意在天黑之前去看看现场，我们在路上还可以谈一谈。”警长说。

一分钟后，舒适的四轮马车载着我们，轻捷地穿过德文郡的这个



古典雅致的城市。警长格雷戈里对案情十分关注，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福尔摩斯偶尔问一句，或插一两句话。我怀着很大的兴趣倾听着这两位侦探的对话，罗斯上校则抱臂向后倚靠着，帽子斜遮着眼睛。格雷戈里把意见有条理地说了一遍，和福尔摩斯在火车上的预言几乎完全相同。

“法网已把菲茨罗伊·辛普森套住了，我相信他就是凶手；但与此同时，我也感觉证据还不确凿，要是有新的进展，很可能会推翻这种证据。”格雷戈里说着。

“你认为斯特雷克的刀伤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结论是，在他倒下去时把自己割伤的。”

“在我们来这里的途中，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也作了这样的推测。如果是这样的话，情况可就对辛普森不利了。”

“确是如此，辛普森既没有刀，身上又没有伤痕。可是，对他的证据却是非常不利的。他非常注意那匹失踪的名驹，还有毒害小马信的嫌疑，他还在那个暴雨之夜外出，手中还有一根沉重的手杖，并且他的领带又在被害人手中。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提出起诉了。”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

“这样的证据，只要一个聪明的律师，就完全可以将它驳倒，”福尔摩斯说道，“他为什么要从马厩里把马牵走呢？要是他想杀死它，大可以在马厩内动手。你在他身上有发现复制的钥匙吗？他是从哪家药品店买到烈性麻醉剂的？再说，他一个外乡人又能把马藏到哪里？更何况它是这样一匹名驹？他让女仆转交给看马房少年的那张纸片，他自己是怎样解释的？”

“他说那是一张十英镑的钞票。在他的钱包里确实发现有一张十英镑的钞票。还有，你提的其他疑难问题并不如你想像的那样难于解答。在这个地方他并非是个陌生人。每年夏天他都到塔维斯托克镇来住两次。那些麻醉剂可能是他从伦敦带来的。而这把钥匙，既已派上用场，早已扔掉了。而那匹名驹，现在可能呆在荒野中的坑穴里，或



在一个废旧矿坑里。”

“关于那条领带，他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他承认那条领带是他的，但却声称早已遗失了。然而有一个新情况，足以证明是他把马从马厩中牵出去的。”

福尔摩斯认真地倾听着。

“我们发现许多足迹，说明有一群吉卜赛人在案发的夜晚，来到距离凶杀案现场一英里之内的地方。但他们在星期二就离开了。我们假定，辛普森和吉卜赛人之间有某些协议，在辛普森被人追赶时，他可以把马交给吉卜赛人，现在那四名驹或许仍在那些吉卜赛人手中呢。”

“这也有可能。”

“我们正在荒原上搜寻吉卜赛人的踪迹，我还把塔维斯托克镇周围十英里以内每一家马厩和小房屋，都仔细检查过了。”

“听说，附近还有一家驯马厩，是吗？”

“对，我们是不会忽视这点的，因为他们的马德斯巴勒是第二看好的名驹，而银色白额马的失踪对他们很有利。据说驯马师赛拉斯·布朗在这个比赛项目中，也下了很大一笔赌注。还有，他对可怜的斯特雷克并不友好。不过，我们也检查了他的马厩，并没有发现他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辛普森和梅普里通马厩没有什么利益关系吗？”

“完全没有什么关系。”

福尔摩斯靠在车座的靠背上，谈话就此中断了。几分钟之后，我们的马车已经停在路旁一座整齐的红砖小别墅前的不远处，在穿过驯马场后，是一幢很长的灰瓦房。四周是起伏平缓的荒原，满布着古铜色的枯萎的凤尾草，一直向天边延伸，只有塔维斯托克镇的一些教堂尖顶，偶尔把荒原遮断了。西面，有一小片房屋遮断荒原，那些房屋就是梅普里通的马厩。我们都跳下车，但福尔摩斯仍仰靠在车座靠背上坐着，双目仰望着天空，出神地陷入了沉思，我碰了碰他的胳膊，